

【国学随笔】

□徐宏力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先要好好做事，如果还剩下多余的精力，再学文化。深问一句，倘若要做的事很多，没有多余的精力，是不是就不用学文化了呢？孔子是教书的，照理说应该很看重知识，而这句话说把念书朝后放，很不正常。不学道，何以行道？

孔子生性温良，奉守中庸至德，很少极端表态，更少过分行事。这次为什么不惜冤枉过正呢？圣人圣人的苦衷，他的某些弟子学风浮泛，或夸夸其谈，或助纣为虐，给社会攻讦以口实。老庄学者们讥讽说：“大道废，有仁义。”仁学成了沽名钓誉的雕虫小技，礼教从内部开始衰落，孔子能不激动吗？教育界有句名言，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孔子懂得“教不严，师之过”的道理，看到弟子品行不端，情急之下放出狠话，可以理解。

《论语·述而》中有一段孔子的自白：“文，莫吾犹人也。

# 无字国学

人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脚步趟出来的，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两本书是上下部，都为求道，一个道路的道，一个道理的道。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圣人说自己在文化学习方面不比别人差，但是在文化实践方面，还没有太多的心得。他的自谦不仅仅在告诫学生，更在提醒自己，也可以说是通过提醒自己来告诫学生——知易行难。修身比修学重要。李泽厚先生认为：“《论语》全书贯穿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将优秀知识内化为优良人格，不知现代人对学养与修养接口有什么体会？这是国学研究者的业务底线，要想获得研究资格，首先得是行者，只会说不会做的读书人不是学者，还是学生。

国学大于文本，包括无字内容。在文化三要素中，想法重要，说法重要，做法更重要。想法是理论主张，说法是语言文字，做法是行为举止。想法高明，说法精彩，但做法不落地，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好话放在嘴上、写在纸上，行为是另外一套，那一

会提防威胁，可能伤在不知不觉中。行为国学反映人性的本真状态。小孩子做人是从行为而不是从文本开始的，在识字之前，父母就会告诉他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识字懂事以后，就更进一步地知道了能做与不能做的理由。有的学者认为西学教做事，国学教做人，这是不是有些道理呢？甚至为了强调国学的重要，说是要先做人，再做事。实际上，做不好事的人学不到做人功夫，要在做事中学做人，在做人中学做事。

一般认为，行为不是学问，怎么可能是国学呢？国学应该是思考的产物，是学术研究的结果。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行”与“学”的关联基于国学最根本的范畴——“道”。“道”的原初含义就是行走的路，后来才抽象为规律。

商人与僧人最能走路，丝绸之路是生意人的足迹，唐僧、法显取经都穿越了千山万水，西方传教士也喜欢走南闯北，所以这些人才最有见识。

人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脚步趟出来的，一本是文字写出来的，两本书是上下部，都为求道，一个道路的道，一个道理的道。梁漱溟关心事功，行劳天下。熊十力认为培养“德性”之士是不行的，要培养“德行”之士。他们都是有思想而且本着思想行动的高级文明人。

钱文忠先生认为如今的“国学热”是虚热。虚的原因很多，最致命的是说得多、做得少。把国学讲成了故事，而且有些厚黑情节很阴险，时尚化的知识让人非冒虚汗不可。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批评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今专以知言”。一百多年了，只说不做、只想不做的毛病还没改，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改，是不是就改不了啦？国学向“行”的本性回归是提升，进入行动的精深之处，国学研究才算见底。“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武是套路，功是元气，国学的套路在学养中，国学的元气在修养中。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 【蒨斋语】

论者有谓：这首诗作于贞元三载（787年），作者时年十六。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照科场考试的要求，诗作须起承转合分明，对仗工整。因为束缚严，所以少佳构。而这首诗却把古原春色和离别情怀融为一体，情景辉映，不同凡响。尤其“野火”、“春风”两句，更是格外精彩，富有深刻哲理。

人们之所以喜爱蕴含哲理的诗句，

### 【蒨斋赏诗】

# 春风吹生 赖有根

——读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于冠深

当然是因为这样的诗句对认识社会、人生等富有启迪意义。或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的启迪意义何在？用一句话来说，我以为就是教人想到“根”的极端重要性。

如众所知，入秋草枯以后，是很容易燃烧的。但容易燃烧的是草的茎和叶，烧不了的是扎在地下的根。正是因为有根扎在地下，所以春风吹而又生。人们赞叹草的强大生命力，草的强大生命力则来源于扎在地下的根。

草是这样，人也如此。在我的农村老家，乡亲父老评判人物，常好说这样的话：谁谁脚下有根，有出息，可交往；谁谁脚下没根，立不住，不可交。诸如此类。乡亲父老眼里的所谓“脚底下有根”，主要着眼于品德，即忠厚老实，正道直行，让人信得过。所谓“脚底下没根”，即藏奸耍滑，唯利是图，“撒一筐漏一篮子”，让人信不过。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引用过一副对联，批评主观主义：“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我看来，联中的“嘴尖皮厚腹中空”一语，也可以为“根底浅”作注。就是说，一个人，唯其“嘴尖皮厚腹中空”，所以“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可理解为尖酸刻薄，引申为德薄。皮厚，就是脸皮厚，缺少耻辱。腹中空，则是少知寡识，无才。如此这般，注定脚底下没根。脚底下没根的人，或能得逞于一时一事，但根结底是长不了的。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脚底下有根，站得直，行得正，走得远。即使遇到挫折，终会跃然而起。人的根扎在事业的土壤里。

草是这样，人是如此，企业亦然。质量就是生命，信誉就是效益。质量，信誉就是企业的根。鼓捣假冒伪劣，等于自套枷锁。企业的根扎在顾客需求的土壤里。

草是这样，人是如此，企业亦然，政党又何尝例外？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的根就是它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因为这条根深地扎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所以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北斗当空，砥柱中流，经得住狂风恶浪的考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反过来说，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根本宗旨，不可以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是自掘根基。

据载，当年白居易曾带着这首诗去长安拜见名士顾况。顾况先是拿白居易的名字打趣，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读到“野火”、“春风”两句，则说：“有才如此，居亦何难。”这件事也很值得玩味。

人生居世（居世亦即在世），或难或易，情况大不相同。情况之所以不同，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关键点，是自身的或强或弱。老子有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关于“自胜者强”，我觉得除人们通常所作的解读外，似乎也可以这样解读：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人才是强者。所以，人居世欲相对少一些困顿，多一点遂顺，必须强化自己。只有强化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怎么强化自己？问题便又回到了前边的议论：坚持不懈地强根。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读史笔记】

□刘凤梧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朱元璋。未发迹之前，刘邦在家乡好赖还混了个亭长，负责周围几个村子的治安警卫、征兵征役征税工作。有钱有闲时，还能和一帮弟兄喝酒吃肉找个乐子；苦闷无聊时，还能与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厮混调笑一番。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可就惨不忍睹了：父亲朱五四是村子里最贫穷的农民，只靠租种别人的几亩地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父子弟兄几人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只是勉强活着。朱元璋十几岁时赶上大灾荒，父母、两个哥哥及嫂子、侄儿统统饿死，真是穷得死无葬身之地。他挨家求告，才讨来一块土地掩埋亲人的尸骨。他自己若不是跑到庙里当和尚混几年饭吃，恐怕也得填于沟壑。可偏偏这个最低微最穷苦的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最仇视“民权”，这在他对孟子的态度上表现得最集中、最突出。

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深得孔子“以人为本”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成为孔门最有成就的嫡派传人。孟子的影响至南宋达到最高峰，宋度宗咸淳三年，“帝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孔汲、孟轲配享”。从此，孟子荣登孔庙四配之位，“孔孟之道”成了儒家学说的代名词。朱元璋登基之后，虽也提孔子，但内心深处却不愿意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崇高的、代代相传的精神权威的存在。所以，洪武二年曾下诏“孔庙春秋释奠，只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这实际上是要逐渐淡化孔子的影响，进而彻底消除孔子的影响。但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等人长久地跪在金殿中，极力劝说朱元璋：“孔子垂教万世，百王宗师，先儒谓

# 极端仇视民权的“平民皇帝”

你可千万不要傻乎乎地轻信朱元璋之流兴之所至，喊几句“勤政、爱民”的响亮口号，就以为他们真想“解民于倒悬”了。



朱元璋画像

仲尼以万世之王。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如天下祝万寿，报本之礼不可废。”朱元璋由此明白了孔子的学说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正统思想理论基础，才极不情愿地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收回成命。但他很快又拿孟子开刀，下令将孟子塑像撤出孔庙，取消他享受“冷猪肉”的资格，并恨恨地说：“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

朱元璋为什么如此痛恨孟子呢？这还得从孟子的“民本思想”说起。关于君民、君臣关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说：君主如不能保境安民，人民就会推翻君主；周武王顺应民意诛杀商纣王，史家没人说他犯上作乱，只说他诛杀了一个普通人纣。孟子这些站在平民立场上对君主的指导评论，当然不符合通过强权杀戮建立专制暴政的朱元璋的心理。他更怕在孟子这种

思想的指导之下，民众不再屈服于专制暴君的血腥统治，起而争取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权利，所以才有了“撤配”之举，借以抹杀孟子的影响。朱元璋还放出话来：“有谏者我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还是那个钱唐，扬言：“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让人抬着棺材，自己袒露胸膛，直入朝房。朱元璋果真下令卫士放箭射之，钱唐左臂、右肩、胸部均中箭，仆倒在地，仍挣扎着爬向朱元璋。朱元璋竟竟有以命保护孟子地位的臣子，大大出乎意料，遂命人给钱唐治伤，又极不情愿地把孟子请回了孔庙。

但孟子的民本思想，对朱元璋仍如芒刺在背，过了些年他又命人把《孟子》中不合他心意的言论删去了85条，这才算放下了一大心事。

按说朱元璋平民出身，应该对平民所受压榨有切肤之痛。他未登基之前确实也有一些惠民之举，为什么他当了皇帝却最反对伸张民权呢？这其实高度契合了某位哲人所说的“存在决定意

识”。角色转换了，他已经高高站在了平民的头顶之上，一切荣华富贵、一切物质需求，都要从平民身上榨取。并且正因为他出身平民，所以他深知平民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他的成功也正是巧妙运用这种能量的结果。他更怕孟子的民本思想深入人心，被别人利用而威胁他的地位。排斥孔孟，是为了根绝后患。虽然他也改税制惩贪官，给平民一些好处，但最根本的是为了皇权永固，让他以及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脱离他父兄所经受的苦难，幸福生活享受得更长久、更美满。他把把相权、军权等等所有大权前所未有地集于一身，丝毫不给别人任何可乘之机，就是他仇民仇官仇孔孟心理支撑下的外在行动。而他生前直接查办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空印案、蓝玉谋反案，杀人数十万，就更是他仇民仇官仇孔孟心理支配下的疯狂屠戮了。

你可千万不要傻乎乎地轻信朱元璋之流兴之所至，喊几句“勤政、爱民”的响亮口号，就以为他们真想“解民于倒悬”了。所有的暴君、独裁者，真爱的只有他一人一家的权力、地位。当太子朱标不理解他为何要杀戮众多功臣时，他以去抓荆棘杖上的刺而让太子抓起来不扎手为喻，便明白显示了他的心机之深远，手段之毒辣。

无论是官是民，在所有的暴君独裁者心目中，只是蝼蚁和草芥。幸好，历史的车轮绝不会只为一家人一姓一个利益集团而转。孟子的民本思想终究日益深入人心，帝制终究被推翻了；某些变相的“皇帝”、“皇权”，最终也被人民彻底抛弃。

正如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